

名家笔谈

# 让网游成为青少年通往戏曲的桥梁

傅谨

眼下，网络游戏《天涯明月刀》特地为玩家开发了一个和京剧相关的版本“曲韵芳华”，让玩家化身京剧演员，穿上虚拟的戏装登台演唱一曲。这个新颖的版本是游戏开发者携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一经推出就获得不少人的好评。当然，质疑声也如影随形而来。最常见的担忧，就是怕京剧这样的传统艺术在游戏中被庸俗化，伤害了京剧的特性与气质。

坦率地说，多年来各款流行的网络游戏（包括手游），在人物造型等方面的特质与传统京剧的区隔显而易见，即使是此次隆重推出的“曲韵芳华”这个大版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汲取和再现了京剧的元素，尤其是设计者对京剧的精华及其美学的理解到底有多深入，依然是可以讨论的。毕竟京剧从最直观的造型到叙事、乃至音乐风格等方面，都是在悠久的民族文化历史基础上形成的，而从电子游戏诞生之日起，中国的游戏业就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模仿着美国和日本的游戏，不只是画风等视觉上的特点，还包括故事与人物关系等等与社群相关的行为方式，更内在的则是审美趣味与基本价值体系。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各领域日益复苏，经常有游戏公司希望推出更具中国色彩和中国风格的新游戏产品，这样的努力方向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在相当多的场合，中国元素依然只停留于表层，即使是既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又很契合青少年娱乐心态的武侠题材的游戏产品，人物在脸型 and 穿着



▲《天涯明月刀》全新版本“曲韵芳华”。



▶游戏《剑网3》改编成粤剧《决战天策府》后引发热议。（均出品方供图）

等方面或许有些中国风，却依然夹杂着日韩动漫式的行事方式和语言习惯，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从事电游行业的一代人根本上就是喝着日韩动漫的奶水长大的，他们对日韩动漫的造型和叙事的热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传统

艺术，所以在游戏本土化的努力方面，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大量异域风格的游戏对青少年一代人审美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就到了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程度。面对来势汹汹的电子游戏潮流，我们并不是只能躲在

■本报3月17日刊发《3000万游戏玩家中可能诞生新戏迷吗》,对热门网游《天涯明月刀》牵手传统京剧艺术进行报道并提出思考,引发热议。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专门撰文对此话题展开论述,鼓励传统戏曲人积极尝试——专业戏曲人参与游戏的程度越深,戏曲就越有可能和游戏和平共处,进而让游戏成为戏曲普及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意之处，其中加入的京剧内容也还偏少，但是让京剧以各种方式进入受青少年喜爱的主流游戏，终究比起自设藩篱更好。实际上在这方面，稍远的例子，是白先勇先生主持的青春版《牡丹亭》，他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样板，让大量年轻人走进了昆曲的剧场，成功地让古老的昆曲成为时代的偶像；同样，上海京剧院的王珮瑜、史依弘等优秀表演艺术家也在通过她们独特的方法，让越来越多青年人进入京剧的剧场。而对于那些因为还没有机会迈入京剧门槛，因而对京剧为代表的传统艺术还存有某些偏见的人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京剧，就有可能发生改变的可能。

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认为，游戏的冲动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而游戏就是人类向艺术和审美提升的最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在大型电子游戏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下，善用游戏，让它成为青少年通往戏曲的桥梁，决不是一件坏事。至于努力传递正确的戏曲知识，努力捕捉并掌握戏曲在造型上和叙事等方面的美学特征，至少让游戏里的京剧被有点京剧知识的玩家少一点吐槽的机会，这样的要求应该不算太苛刻，而要想实现这个小目标，其实是需要京剧人参与的。京剧界参与游戏的程度越深，戏曲就越有可能和游戏和平共处，有朝一日，电子游戏不经意间就成了戏曲的普及与传播的功臣，岂非美事一桩？

合适的途径，青少年血液里被压抑了的文化基因就有可能被激活，他们自然会去主动探索与寻找更地道更纯正、更丰富的京剧艺术精品。

所以，即使网络游戏《天涯明月刀》的新版本“曲韵芳华”还有许多不尽如人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惊奇队长》票房高企，对漫威首个女性超级英雄主角评价却两极分化

## “她”英雄，勇敢拓宽世俗对美的定义

■本报记者 柳青

漫威电影《惊奇队长》上映三周，全球票房突破九亿美元，超过了《神奇女侠》。然而，与票房一起飞涨的是它受到的非议，这成了漫威系列电影里风评最两极分化的一部作品。

漫威蓄势多年推出的第一个女性超级英雄主角，究竟触痛了谁的神经？针对这个不示弱、不恋爱、挑战世俗女性刻板印象的女主角，铺天盖地的质疑有多少是站得住脚的？

“女版阿童木”带来的最大挑战不止于“人设”

“惊奇队长”的类比对象是DC漫画的“神奇女侠”，前者是英气逼人的女武神，后者是经历情伤后成长起来的公主，谁带来的挑战感更强，一目了然。

DC漫画先于漫威推出以女性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神奇女侠》，但整个作品的策略是非常保守的，不仅剧本设计沿用了安全的浪漫情节套路，并且，“神奇女侠”的形象本身就非常

全，戴安娜公主长发、纤细、曲线玲珑，长着一张时尚杂志封面女郎的脸，是同时取悦男性和女性的“美”。

很多有女性意识的影评人早已撰文指出，被许多男性观众挑剔“粗壮”“孔武有力”“其貌不扬”的惊奇队长，挑战了男性眼光主宰的“美”，这个穿梭于宇宙苍穹的“女版阿童木”拓宽了世俗对美的定义。但是，即便在“颜值”争议中力挺惊奇队长的评论者，在声明立场时仍会“退而求其次”地承认，“《惊奇队长》在叙事层面存有硬伤，这是超级英雄类型片难以避免的通病”。

可真的是这样么？其实，《惊奇队长》带来的最大挑战并非在“人设”层面，它的勇气恰恰在于它嘲讽、并且试图抛弃主流商业电影默认的叙事原则，影片在剧本设计中不断给出讯息：长久以来从男性立场出发、男性视角规定的创作原则，并不是“应然”的，从戏剧结构到影像语言，有更多女性主义的维度等待被打开——电影行业的平权，绝不仅是增加女性从业者比例和同工同酬那么简单。

走出“创伤叙事”的套路，对“男性凝视”的有力反击

一直以来，电影学界对于“女性的艰难”有一番共识。困境在两个层面。其一，女性创作者在主体意识觉醒后，受困于身体经验和与此有关的创伤，阿涅斯·瓦尔达、香特尔·阿克曼、简·坎皮恩、琳恩·拉姆塞……历代活跃于艺术影展的女性导演都可以划归此列。另一层困境来自电影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劳拉穆尔维提出的“男性凝视”，自古典好莱坞时期确立的影像快感原则，是基于男性立场的“凝视”，这套叙事原则牢牢占据着影像创作中的“唯一合法性”。穆尔维在1970年代就提出，女观众要在主流电影中享受到快感，要么代入男性视角，要么甘于受虐。这对女性创作者的困扰就更大，如果不想执着于“身体叙事”“创伤叙事”，又无法撬动“男性凝视”的合法地位，那就只能让自己变成雅典娜式的女人，慕强，比男人更男人地卷入力量抗衡，拍出《拆弹部队》的凯瑟琳·毕格罗就属这种。

而《惊奇队长》轻装上阵，把上述两个包袱都丢掉了。

在《神奇女侠》里，亚马逊公主戴安娜是被情郎“引领”着见识了人间花花世界，又因为经历了心上人的死亡，走出情伤成为女战士，这是典型的被男性角色主宰的少女成长的故事，一个女孩的爱的教育和痛的教育都来自男性。即便是《末路狂花》和《钢琴课》这些被视为女性主义代表作的电影里，作品的核心仍是“由男性造成的女性创伤叙事”，《末路狂花》的塞尔玛和路易丝是被男人野蛮伤害后，走上了自我放逐的末路，《钢琴课》的女主角是饱受了来自父权和夫权的层层剥削。

《惊奇队长》则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切割了女主角和男性的关系，也让她从“创伤叙事”的套路里走出来。她在少年时被父亲贬低，但她痛快地和原生家庭决裂了；世俗对女生的刻板要求阻拦不了她；她的“导师”以为自己能造就她、控制她，结果被她一拳打倒；她没有和任何一个男性陷入纠结的关系，而是和一个黑人女孩缔结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是时候让“她”制定玩法

《惊奇队长》仍然可以被归入“自我溯源”这种类型片，但女主角的“追溯”又不是那么类型化，因为随着剧情的展开，谜底揭示，女主角找到的源头是她自己。她虽然视博学的马维尔为偶像，这位在自省中觉醒、忏悔的女教授潜移默化地影响过她，但惊奇队长之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是因为她自己在每一个转折时刻作出的独立的选择。

对《惊奇队长》的人物关系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感到不适，进而质疑剧本不靠谱，这个前提是默认古典戏剧原则的不可更改。但问题是，这部电影的进展过程，是在不断拆解类型元素和三幕剧原则，可以看作一次大胆的解构过程，甚至，这是对大量男性创作者巩固的“叙事游戏规则”的嘲讽。影片开场是从女主角的视角出发，确立了她的对手——一群丑陋、猥琐的外星人，他们既狡猾又搅局，坐实了反派地位。但是到了第二幕，露出软肋的反派似乎并非奸邪，反是看似伟光正的男主角逐渐藏不住邪恶的獠牙。在尘埃落定的第三幕，我们发现重点不在于“正邪翻转”，而是“正邪”是被构建的，剧作真正要揭示的是立场的构建、移情机制和幻觉的制造。

作为一部主流商业电影，《惊奇队长》不仅敢让女主角不温柔、不恋爱、不取悦男性，还敢让一个偶像男演员来演苟延残喘的男主角，当他要求女主角“不用超能力，徒手和我对决”时，女主角果断地用超能力轰了他。这未尝不是电影本身给出的姿态：为什么要按“他”的规则来？是时候让“她”制定玩法了。



▲漫威电影《惊奇队长》上映三周，全球票房突破九亿美元。

▶DC漫画先于漫威推出以女性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神奇女侠》。（均电影海报）



螺旋式楼梯是这家上海三联书店在新天地广场第十家分店，根据图书个性量身定制展陈方式（上海三联书店供图）

为一本书「策展」，这样的书店你心动吗

上海三联书店在新天地广场第十家分店，根据图书个性量身定制展陈方式

■本报记者 许畅

螺旋式乳白色楼梯，串起四楼和五楼，沿梯悬挂的一幅幅中外限量版画营造出“会旋转”的视觉盛宴；到了二层拐角处，近三米高的蓝色巨幅海报扑面而来，不止于此，诗句还“爬上”书架，“盘踞”阅读吧台上方，融入书店整体氛围……

经过三个多月的试运营，上海三联书店位于淮海中路新天地广场的第十家分店昨天正式开业。上下两层、占地近千平方米、约两万种图书……漫步书店，选品凸显了三联人文特色，以文学艺术和社科类书籍为主，还有不少原版书和精美画册等。“国内每年图书新品有几十万种，读者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被各种图书包围得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帮助读者选到心仪的图书，正是专业出版社书店的一大核心优势。”在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经理陈启明看来，从出版社到实体店，是产业链上的自然延伸；与此同时，对于图书市场的深刻理解、丰富的作者资源、与其他出版机构的强强联手，赋予了一家书店有趣的“灵魂”。

于是，老牌出版机构，有了“新玩法”。根据图书的艺术个性“量身定制”展陈方式，让卖书有了新思路，也令读者感受到书店方的“策展”用心与创意。日本年轻诗人最果夕日的诗集《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就被精心“镶嵌”在书店多个视觉区域里。

“当下实体店零售局势并不乐观，每开一家实体店，上海三联书店都追求与当地城市气质、读者需求相贴合。”上海三联书店总经理陈启明介绍，新开的上海三联书店Readway，寓意“阅读之道，成长之路”，主打面向青年人；也与新天地广场“上海新女性社交场所”定位基本一致。除了图书推荐和作家讲座等“常规动作”，这家新店也走出“书店+艺术+时尚”的融合跨界之路，全年将举办艺术活动、生活美学课程共计百余场；首次引入诞生巴黎的ELLE CAFé，咖啡饮品、联名文创品透着浓浓时尚风，带来生活美学上的享受。